

新民晚报

许承尧在世一共 72 年。人生最后的 22 年，他都在故乡皖南唐模村度过。

他置园 9 亩，题名“眼翠别圃”，内筑小山，杂植花木，他逐一题咏他的竹桃蕉桐、女萝木芙蓉。为花草，他成了一个痴情的老儿，看到天晴盼微雨，看到下雨盼放晴，“譬之乳孩提，劬劳此心苦”。此时，他到了知天命之际，眼见胡须添白，他嘱咐身后事，决定就在这花园里安葬自己和妻子。在名为《吾园》的五言长诗里，他感慨自己的近况虽已“老矣钱且贫”但“乐且逾侯王”。

寄情于园艺，闲来收藏字画、写诗题咏，一个恬淡归隐的乡绅形象，几乎要跃然纸上。若不将历史往前推着看，谁能想到这个对花拈须的老者和反清志士的革命青年实为一人。谁能晓得这一双专心于修枝培土的手，曾触摸过金銮殿的玉阶，曾渴望撬动帝国走向。

而现在，一切都归为尘土。青年时代的许承尧要反的帝制也好，晚年时代的许承尧种下的花草也罢，都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只有他的府邸还在，留在他的家乡、如今已经是景区的唐模村里。

清晨六点的唐模村，晨光初露。几只鸭子跳下小河梳洗羽毛，搅动水流，河水倒映着岸上两边准备做生意的农家乐、杂货店、豆腐店，还有几间大祠堂都正陆续开门。景区工作人员在打扫庭院，调试讲解扩音器。小贩在搬出旅游纪念品的铺子，或者准备烧炉子做饼，好

银杏树的果子掉落一地

沈轶伦

卖给即将到来的游客。

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间空隙里，长街上寂静无客。我散步走到一条小巷子里，抬头见标志上写着左转是“翰林府”。走过去一看，正是许承尧故居。徽派建筑，多高墙无窗。走进院子，采光极暗。等渐渐适应光线，看到几进老旧大屋门窗大开，却无一人，屋内黑洞洞，壁上挂着先生画像和遗照，倒叫人有些生惧，便赶紧退出来。

屋子外面，本应是许承尧晚年苦心经营的花圃位置，如今被开辟为一溜“作坊”，卖毛笔、酥糖之类的纪念品。因为客流还未至，两个店家站着聊天。一个抱着一个小男孩，另一个就不停地哄那孩子笑。笑声咯咯，传遍这条微型商业街。而许承尧翰林夫妇生前相约要安眠于此的坟墓，已经无迹可寻。

事实上，倘若许承尧活转回来，是否乐意后人用翰林这个称谓作为和他有关的卖点？

许承尧是在三十岁那年夏天中的进士，继而成为“钦点翰林”。这在历朝历代，对一个读书人来说，都是无上荣耀。更何况，是祖上在康熙年间出过同胞两进的唐模许家——就在唐模村村口，矗立着康熙皇帝表彰恩准许家这两兄弟建造的“同胞翰林牌坊”。若也是生在一个和平盛世，从大概

率上，许承尧一定会和祖先一样，因为金榜题名为家族带来荣耀。

但许承尧中进士的 1904 年，帝国已经到了岌岌可危之际。许承尧未上任，就告假回家。1905 年，科举制度结束。许承尧成了末代翰林。他继续留在家乡，协助族人在安徽创办新学，后与朋友一起参与组织社团推行新学、废除君主，直至被人告发，再逃至京城。

辛亥革命后，他应皖督柏文蔚之聘，任全省铁路督办。不久柏文蔚讨袁失败，许承尧遂去职。后受同样出生于安徽的甘肃督军张广建之邀，许承尧入院，先后担任甘肃省秘书长、省政务厅长等职。1930 年，直皖战争后皖系失势，1921 年张广建被免职到京赋闲。许承尧也于 1924 年辞官回京，同年回乡，从此绝迹仕途。

一个家族中，同一朝代里，三名成员同为翰林。但前两个得到无上荣耀，而后一个，生逢末世，宦海沉浮后，最终在家赋闲。从许承尧的“翰林府”走到“同胞翰林牌坊”，不过五分钟。当许承尧回乡后散步经过时，是会为祖先感到光荣还是可笑，是会为自己能目睹历史大变局而感到幸运，还是会因为一生襟抱未曾开而感到落寞？此后他写过许多诗，以文名成为当地读书人中受人尊敬的长

者，他任县志总纂，推出 16 卷本《歙县志》，但就在推出之际，1937 年来临，中日战争全面爆发。

同样避居家乡安徽合肥的老上司张广建，因为不想接受日伪政府的任命受到迫害，在逃难途中去世。许承尧则侥幸活到了抗战结束翌年。

在一份《新民晚报》2005 年的旧报中，我找到许承尧的同乡许宗元在“夜光杯”副刊发表的一篇文章《故园的沧桑》。他在文中写道，昔日上海南京沦陷后，徽州成为大后方，大量前线伤员也被送到此。许宗元故乡的老宅，因为也是士绅人家，建筑较好，身为中家的祖父，主动提供部分居住空间作为义务治疗士兵的医院。医生在厅堂里挂起白布，在家里做手术，受伤士兵的呻吟哭喊，让本想来观看热闹的左邻右舍掩鼻惊愕。他的母亲曾帮助小勤务兵一起提着医疗废弃物去山上掩埋。那是一桶一桶切割下来的肚肠烂肉。有一次，向来坚强的母亲忽然崩溃，因为废弃物里有一只锯下来的很小的脚，说明“恐怕是个娃娃兵，作孽啊，日本鬼！”

若按岁数推，许宗元的祖父或许与许承尧是同辈人。不知楼宇轩敞的许承尧的翰林府，在那些年里，是否也派过其他用场。倘若墙壁会说话，它要说的，也许比许承尧的诗集能说的还要多。

许承尧为自己起的号，是“疑庵”，并用此命名了自己的诗集。活到七十古来稀的岁数，于外界，见证王朝覆灭、军阀混战、外族侵略，于自身，见过皇帝，建过铁路，办过新学，回顾一生，他最疑惑的是什么呢？

在差不多位于“同胞翰林牌坊”和翰林府中间的位置，有唐模村另一个景点，那是一株古银杏。据北京园林专家考证，确认其植于 632 年，距今已

有 1387 年历史。这也是唐模村建立之初的村民所植，树干壮硕，需要数人合抱。秋天的清晨，银杏叶子变黄，风一吹，已经成熟的小果子吧嗒吧嗒落满了满地，汗水将地面染湿。

在这棵古树的背后，有一白墙，上面有一首诗《老树对》：“……夜半鸣于杂风雨，絮絮告君君不知。浩劫但凭天，立脚不移地。冰霜雨露平等观，区区兵火斧斤乌足避？百物生世间，成亏有迟早。君且归休莫相吓，看我闲闲自娱老。”

我后来上网一查，这首诗，据说正是许承尧写的。写诗时为 1901-1902 年间，他即将中举还未中进士，尚未进京也不曾入陇，正青春风华，也满怀抱负，却冥冥之中，他似乎已经预言了自己的一生。



寇大伯住在陈阿姨隔壁隔壁再隔壁，一个 906 室，一个 909 室，两家人关系一般性，不多啰嗦。陈阿姨的老伴两年前去世，和小猫阿尼相依为命。阿尼是只乖宝宝，从来不下楼，至多在走廊上散散步，晒晒太阳。可是，只要寇大伯开门出来看到阿尼，必定要用两只脚在地上狠狠蹭上几脚：啪！啪！啪！阿尼就夺命似地逃回 906 去。

陈阿姨胸口哈闷，想找寇大伯理论：我家的猫关啥事体？可是万一姓寇的说“我蹬一蹬鞋子上的灰不可以吗”，我怎么回答？没有证据呀！

一天，陈阿姨乘电梯时碰到了寇家老婆，就提起此事。寇家老婆说：这只老头子看上去亦长亦大，但是碰到小狗小猫吓势势，所以讨厌得不得了！陈阿姨说：万一把阿尼吓跑了，我要他赔！寇家老婆摇摇头：不会的不会的。

近日，陈阿姨隔天就到小区的健身点去，放一碗猫粮，放一碗矿泉水。可是第二天去添加猫粮时，竟然发现猫粮撒了一地，水碗也翻掉了。健身的大妈告诉她：是寇大伯过来踢翻的，他说这是“污染健身点环境”。

陈阿姨激动起来：我又不是喂鱼骨头鸡骨头，腥气。我喂的是干干净净的猫粮，是宠物店里买来的，我们阿尼也吃这个，哪能污染环境了？健身的大妈都点头表示言之有理。

又隔了一天，大清早，陈阿姨又到健身点去添加猫粮和水，恰好看见寇大伯踢翻了两只碗，并且驱赶前来找食的

40 岁生日的深圳经济特区，即将迎来 60 华诞的深圳戏院，迎来了高博文和上海评弹团的演出。欣赏被誉为中国最美声音的苏州评弹，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快事。

上海评弹团带来的 12 个节目，给了我们异常的震撼。12 个作品就如同几道螺旋山路 12 层宝塔一样，让我们在蜿蜒盘旋的路径里面领略到了评弹给予我们的无限魅力，把千年中国文化的意蕴打开了一个非常生动的窗口，让中华文化里的忠肝义胆的故事和细腻曼妙的音韵一起闪现。

在这场以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为主题的评弹演唱会上，我们听到了蒋月泉、张鉴庭、杨振雄、徐丽仙、朱雪琴、侯莉君、朱慧珍等等评弹大师传人的经典献唱。很多热泪盈眶的老人身边又多了一些年轻簇新的面孔，那是一些 90 后、00 后的孩子。其中有些孩子是把双肩包放在了座位底下，其中还有一个孩子把他的小提琴放在了座位底下，还有年轻的父母带着更稚嫩的孩子。在深圳闲余时间如此珍贵的城市，他们热情地从四方赶来，欣赏这场布景和舞台设计十分简单、没有剧情、纯属是清唱的音乐会，证明了评弹的魅力。两个半小时的演唱，获得了热烈的掌声。

当担忧年轻人被娱乐文化业左右，看到传统的演出也有人趋之若鹜时，不禁信心大增。上海评弹团这次来演讲的题目也很好：我心目中的江南。它打开了一扇窗，让我们来领略江南的经典。在今天，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形成共荣的建设的形势下，评弹的声音，是一个象征，让我们可以欣赏优雅文化的源头。老观众带动新观众，南方扩展到更南方。在中国经济和资本大潮汹涌奔腾之际，我们的传统艺术在守正传承的同时，保持眼观四方的敏锐，它的另类性、独特性、内部的神秘性，是我们亟待进一步发掘、探究和有所作为的凭仗。

小算啥意思？小猫和猫粮碍着你吗？寇大伯说：你妨碍我们锻炼身体，报纸上说文明养宠，懂不懂？

还是我不文明？陈阿姨立刻拨通居委会的电话，居委会小林主任赶了过来。寇大伯气势汹汹告诉陈阿姨：你既然介欢喜猫，就把小区里的野猫都带回屋里养啊？陈阿姨问：你到底讲不讲道理？

寇大伯挥挥手：不要像煞有介事啦，装着有爱心的样子。要爱就爱个彻底，把野猫统统领回去喂养！

陈大妈急了，泪水都涌了出来：林主任，您听听他的歪理十八条！现在垃圾分类，垃圾桶都锁住了，定时开放也有人守着。流浪猫流浪狗以前就靠到垃圾桶里找点吃的维持生存。这样一来，小猫都要饿死了呀！他还要把猫碗踢掉。

林主任说：寇大伯，您不喜欢猫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要反对别人喜欢，好不好？陈阿姨疼爱小动物，还买了猫粮来喂它，我看没有什么错，您说呢？流浪猫也是一条生命嘛。寇大伯低下头不说话。林主任回头对陈阿姨说：您今后放猫粮还是不要放到健身点，放到围墙的绿化带好了，那里安静一点，人和小动物大家各归各，可以吗？

从此，寇大伯再也不到健身点去活动，陈阿姨在电梯里看见他，主动跟他点点头：出去啊？寇大伯抬着头看电梯楼层的显示屏，不说话。

天上之音落湾区

胡滨

边看边聊

七夕会

记得小时候有一首沪语童谣《谢谢一家门》：“鲤鱼跳龙门、上海石库门、最吃不消，谢谢依一家门”。石库门是以石条作框的大门，石库门式的房屋是有上海特色的弄堂建筑，好多上海人在石库门出生、长大，但对“鲤鱼跳龙门”这个典故都知道那是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。



鱼跃上墙图

郑小铭

成了古镇的神韵；前几年，村民们祈福有望，自发地在家家户户户环活水的小溪里放养了好多红锦鲤、鲤鱼，渐渐长大的鱼儿成群畅游的溪流也成了古镇独特风景线。

下午时分，古镇游客少了，突发奇想，用二次曝光的手法，让鱼跃上墙那是一种怎样的镜像？先拍了镇口铺满卵石的小巷，又把镜头对准千姿百态的鱼儿，相机自动合成，一幅鱼跃上墙图信手拈来；诠释“鲤鱼跳龙门”不妥，但鲤鱼跃上墙，鱼儿与建筑交相辉映，既表现了古村落粉墙黛瓦的神韵，又把人与自然的谐美满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

扫一扫, 关注“夜光杯”

发夹是女性常用的装饰品，不管她是否喜欢，至少在洗脸和敷面膜的时候非用不可。

虽然发夹的种类繁多，但是在所有的发夹中，能把散乱的长发立竿见影地牢牢盘住的头饰，当属鸭嘴夹了。像是出自同一门派，鸭嘴夹的大小和款式几乎一样，只是颜色不同。这也说明，鸭嘴夹是一个纯粹的种类，买一个和买一百个没分别。所以，面对售价一二十元的鸭嘴夹时，女人们像选代表似的，反倒要费神地挑选一番。这在无形中突出了鸭嘴夹的重要。

我不喜欢披头散发，常常是头发还没干，就用鸭嘴夹挽起来了。好看不好看其次，先得清爽利落。一个女人曾经建议我，拿掉鸭嘴夹，让

鸭嘴夹

刘云

头发披散下来，既淑女又妩媚。可是，她不知道，在好看和舒适之间，我选择后者，况且悦人不如悦己。

再说，我不是公众人物，又不会 72 变，没办法、也不可能、更不奢望得到众人的喜欢。我不但是一个个体，而且是一个普通又具体的个体。无论淹没汪洋还是浮出水面，我都是我，那个喜欢挽着头发的我，那个不能没有鸭嘴夹的我。听起来，鸭嘴夹好像是一件头饰。既然是饰品，当然就具备美化功能。鸭嘴夹的腰身细长且有弧度，镂空的花纹上布满了水钻，样子和慈禧

太后戴的指甲套相似。

在古代，指甲套除了显示女主的尊贵和威严，增加手指的纤细感和修长感之外，还能当成随身武器。用或金或银或玉或景泰蓝制作的指甲套，工艺精湛，指端锋利如刀，只要稍微使一点劲，准能把人划伤。如果指甲套上涂了麻药或毒药，后果就可想而知了。

现在的鸭嘴夹都是金属材质，自然不可能涂抹药物，但是结实，十三四厘米的长度，用着也顺手。情急之下，捏着鸭嘴夹的一端，顺势拔下来握在手里，无异于拿到了一件防身利器。因此，我想给独自夜归的长发女人一个建议，在遵守常规安全事项的同时，不妨给头上卡一个鸭嘴夹。